世界少年文學名著

20

白鯨記

原著：哈馬恩・梅爾維爾
改寫者：王清芳

導讀



在閱讀「白鯨記」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這本書完成於十九世紀中期，當時的人對鯨的了解有限，撇開這些因素，「白鯨記」是海洋文學中，相當重要且受歡迎的一部作品。

故事由一位想到捕鯨船上工作的年輕人開始，他因緣際會的碰到一位部落王子，再經由守護神的指示，找到一艘捕鯨船，開始他不平凡的經歷。

捕鯨船的船長名叫亞賀布，自從被一隻大白鯨咬掉一條腿後，「復仇」便成為他心中唯一的念頭。

在當時，捕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必須長期在海上追捕，費用龐大，所以捕鯨船常常是由數十個股東一起出資，等船回來後再均分利益。

但是一心想捕殺大白鯨的亞賀布船長，該如何對股東們交代呢？

故事的另一位主角，便是惡名昭彰的白鯨——魔畢．德克，在捕鯨人眼中，牠是可怕的海上魔王，凡是想要捕捉牠的人，結果都相當淒慘。

亞賀布船長有著鋼鐵一般的意志，白鯨卻有其獨特的智慧，當兩者相遇，誰會是贏家？

作者梅爾維爾以動人心弦的筆觸，寫下一則不朽的海洋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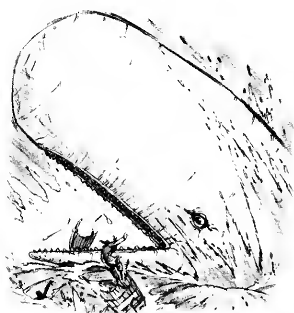
人物介紹

伊休若：一心想搭乘捕鯨船的年輕人，最後雖然如願以償，卻因此展開一段驚險的旅程，並且成為一場激烈決鬥的唯一見證人。

因泰古：來自洛克帕科島的王子，身強體健，面惡心善，他是一位出色的魚叉手；因為遵從島上守護神的指示，和伊休若一起搭乘捕鯨船，頗受賞識。

亞賀布：原本是慈祥的捕鯨船船長，因為被鯨魚咬





斷一條腿，從此性格大變，一心一意想殺鯨報仇；個性堅強、頑固，看似冷酷，卻有一顆細密的心。

史巴克：畢科特號上的大副，相當盡責，一心想阻止悲劇發生，卻無能為力。

司達夫：畢科特號上的二副，做事穩重，同時富有幽默感。

魔畢．德克：橫行海面的海上霸王，全身雪白，巨大無比，讓人聞之喪膽，不少水手都因牠而葬身海底。

目錄



怪異的伙伴

十二月的一個星期六，太陽已經西沈，使得天氣顯得更寒冷。

這裡是位於南美洲最南端的諾貝多賀港口，在寂靜的街道上，一位名叫伊休若的年輕人正獨自走著。

他原本打算從港口坐船到南達科特，然後搭乘捕鯨船出海遠航；可惜他的運氣不佳，當他抵達諾貝多賀時，捕鯨船已經出發。

「糟糕，我來晚了一步，」伊休若低聲抱怨：「下一艘船得再等一個星期才會到達，怎麼辦？」

因為他的口袋裡只剩下二、三枚銀幣而已。

天色暗了，氣溫又低，伊休若必須找個地方過夜，他沿著街道往前走，希望能找到住宿的地方。

不遠處有兩家外觀看起來氣派，裡面燈火輝煌的大旅館，看起來那麼溫暖，彷彿把所有的冰雪都融化了。

伊休若不由自主的捏了一下口袋中的銀幣，心情十分低落。

「住在這裡一定得花不少錢，我還是另外找一家便宜的吧！」

伊休若自言自語的繼續往前走。

在靠近碼頭不遠的地方，他發現在一間破舊屋子的屋簷下，掛著一面被風吹得搖擺不定的招牌。

藉著微弱的月光，伊休若隱約看出招牌上畫著一隻鯨魚，旁邊則寫著「鯨屋——彼德・克恩」幾個字。

彼德・克恩應該是這家旅館主人的名字，附近再也看不到任何旅館，伊休若從房子外表判斷，鯨屋的住宿費應該是他負擔得起的，於是便推門走進去。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酒吧，幾個水手圍坐在一張小桌子前，不停的往喉嚨裡灌酒；一個瘦小的老人來回穿梭的為他們斟酒，表明了他主人的身分。

伊休若走向他，問道：「請問還有沒有空房間？」

老人迅速搖頭：「真是抱歉，今天晚上鯨屋已經客滿了。」

伊休若不由自主的嘆了一口氣，他實在不想在這麼冷的夜晚，還要在外面找住宿的地方啊！

但是又有什麼辦法？他滿臉失望的轉身就要走出去。

「年輕人，等一下！」老人把他叫住。

伊休若看著他。

「如果你不介意和捕鯨船上的魚叉手住在一起的話，」老人和藹的說：「我可以幫你找個睡覺的地方。」

老人上下打量伊休若，接著又說：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應該也是要去捕鯨吧？和魚叉手住一起，可以讓你提早適應海上的生活喲！」

伊休若雖然不喜歡和別人共睡一張床，但照目前情形看來，他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他不放心的問老人：「那位魚叉手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的皮膚黝黑，是個厲害人物呢！不過你大可放心，他不會把你吃掉的！」老人笑著回答。

「他都很晚才回來嗎？」

「他向來都是早睡早起的，不過他今天出去賣東西，可能會晚一點回來。」老人像是自言自語般的嘟噥了一句：「不知道他把人頭賣掉了沒有？」

伊休若沒有漏掉老人說的每一句話，他神情緊張的看著他，不相信

的又問了一次：「人頭？」

「對啊！別再談這些了，你先去吃飯，然後我帶你到房間去。」

儘管飢腸轆轆，伊休若卻有食不知味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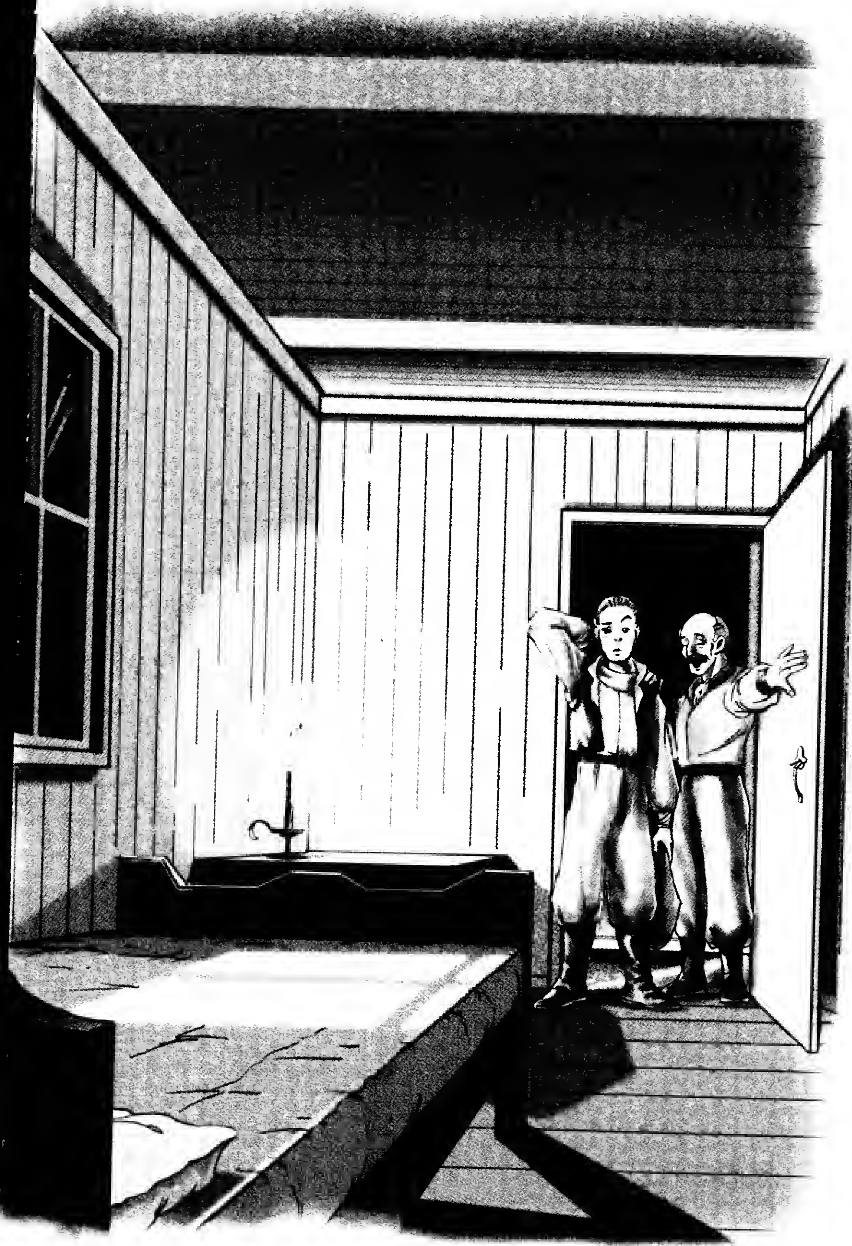
用完晚餐，老人立刻帶他到房間。

房間面積不大，除了一張大床外，只有一個水手在用的木箱子，用來充當桌子。

伊休若躺在彈簧幾乎已全部壞掉的大床上，心中不覺憂慮起來。

「那位魚叉手到底在賣什麼呢？他不會把我的頭也割下來賣吧？」

伊休若愈想愈害怕，但是他實在太疲倦了，還沒有等到魚叉手回來，就已經呼呼大睡了。



半夜，伊休若被一陣沈重的腳步聲吵醒，直覺告訴他，魚叉手回來了。

門「咿呀」一聲被推開，一個手上拿著燭台的男人走進來，小小的燭光映照在他臉上，更顯得陰森詭異。

伊休若忍不住打了一個冷顫。

在昏暗的燭光下，魚叉手的體格顯得相當魁梧嚇人，呈暗紫色的臉上浮現一塊塊的黑色疤痕；當他把皮帽拿下來，伊休若訝異的發現他的頭頂光禿禿的，只有在額頭處留著一簇短髮。

魚叉手的頭顱看起來好像發霉一般，伊休若覺得既惡心又醜陋，他幾乎想不顧一切的衝出去。

但是魚叉手高大的身材正擋在門口，而且他似乎不知道床上有人，伊休若為了生命安全，只好屏住氣息，繼續躺著，同時留意他的舉動。

魚叉手走進房間，從腰間的袋子拿出一個東西，把它放在桌子上。

伊休若悄悄從毛毯裡探出頭來查看，他嚇得差點尖叫，全身忍不住發起抖來。

被放在桌子上的，不正是一顆人頭嗎？

魚叉手開始脫衣服，他的肌肉結實，強壯的胸膛和厚實的背脊，滿佈著刺青；他拿出一把像是刀子的東西，在燭光下細細檢查著，似乎在看它是否夠銳利。

伊休若的第一個反應是魚叉手準備殺他，他想趁機由窗戶逃走，但

是房間在樓上，外面也沒有梯子。

他終於忍不住大叫：「快來人啊！救命啊！」

魚叉手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他回過頭來，雙眼圓瞪的看著躺在床上的伊休若。

「你的膽子真大！居然敢趁我不在的時候睡到我的床上！」

魚叉手話一說完，晃動手上的刀子，一步步朝伊休若走過來。

「救命啊！克恩先生，救命啊！」

伊休若的慘叫聲，很快就把旅館主人吸引過來。

當克恩先生看到眼前的情景，忍不住大笑著說：

「伊休若先生，這位因泰古先生是絕對不會傷害你的，你為什麼嚇

成這個樣子呢？」

看到克恩先生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伊休若氣得七竅生煙。

「克恩先生，你太沒有良心了，為什麼讓我和這個人住在一起？如果你晚來一步，我可能已經被他用刀子刺傷了。」

「刀子？什麼刀子？」

老人看看魚叉手手中拿的東西，再度笑起來。

「你說那是一把刀子？」

伊休若仔細一看，這才發現因泰古手上拿的「刀子」正在冒煙呢！原來那是他的煙斗，伊休若不覺愣了一下。

「因泰古，」老人開玩笑的對他說：「你怎麼可以拿煙斗嚇人呢？

」

「這傢伙搶了我的床，我還沒跟他算帳，你倒先教訓起我來了！」

「他沒有搶你的床，因為店裡已經客滿，外面又冷，所以我就自作主張讓他睡在這裡，只有一個晚上而已，你不會介意吧？」

沒想到外表看起來凶惡的魚叉手，很爽快的答應了。

「今天晚上你人頭賣掉了嗎？」老人關心的問他。

「沒有！」

因泰古一面說著，一面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人頭。

伊休若這時已經恢復鎮靜，他仔細一看，原來那個人頭只不過是紐西蘭島上的土著，用木頭雕刻出來的人頭裝飾品而已。

「你也累了，早點兒休息吧！」老人笑著說，然後便離開了。

原來因泰古是印地安人，雖然全身刺青，心地卻非常善良，伊休若發現自己完全誤會他了。

「你也早點兒睡吧！」

因泰古對伊休若說，然後便躺在他的旁邊，很快的進入夢鄉。

未來的酋長

第二天早晨，伊休若睜開惺忪的睡眼，發現肚子似乎被什麼重物壓住，一看，原來是因泰古像柱子般的腳，他睡得正甜呢！

伊休若用力搖他：「因泰古，把你的腳拿開，你壓得我好難受啊！」

搖了好久，因泰古才猛然睜開眼睛，他微微一笑，很快的起床穿衣服。

因泰古先戴上帽子，然後穿鞋子，最後才穿上褲子，伊休若看得差

一點兒笑出來，這是什麼地方的習俗呢？還沒有穿褲子，帽子就已先戴上，連鞋子也穿好了。

因泰古走向洗臉台，擦擦上半身，然後在黑黑的臉上抹上肥皂，用魚叉充當刮鬍刀，很快的刮起鬍子。

伊休若很驚訝，但也覺得十分有趣！

因泰古梳洗完後，伊休若才去刷牙、洗臉，然後到餐廳用早餐。

這時，餐廳早已擠滿用餐的人，他們大多是捕鯨船水手，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談論著各種海上經歷；因泰古也夾雜在他們之間，魚叉夾在他的左腋下，看來這東西和他是形影不離的呢！

餐廳的氣氛相當愉悅、和氣，一點兒都不像傳說中那麼喧嘩、粗魯

。

今天是星期天，伊休若用完餐後，便和大夥兒一起到教堂作禮拜。走進教堂，伊休若發現祭壇旁邊的牆壁上掛了幾個黑色的框，在好奇心的趨使上，他上前仔細看，原來是一些紀念碑，上面分別記載著：

紀念約翰．德路柏迪——

十八歲時，他在巴塔哥尼亞海的丹索利伊島附近落海而亡。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紀念洛伯特、威力士、拿丹、瓦特、塞士、撒莫——他們都是艾莉莎號的船員，在太平洋捕魚時，被一隻巨大的鯨魚拖走而失蹤。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紀念依士依克魯．哈特船長——
他在日本沿海，爲了捕捉抹香鯨，在小船船首被抹香鯨咬死。
一八三三年八月三日

這些紀念碑大都是紀念因捕鯨而喪命的人，伊休若看著那些文字，心中不由得緊張起來。

晚上回到旅館後，因為沒有事做，伊休若便好奇的打探因泰古的身世。

「我來自洛克帕科島。」

「洛克帕科島？」伊休若從來沒聽過這個地方。

「在地圖上雖然找不到洛克帕科島，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

方；我父親是島上的酋長，也就是你們說的國王。」

那麼因泰古不就是王子了嗎？伊休若不覺睜大眼睛，問他為何不在家鄉當王子，反而要到捕鯨船上當魚叉手。

因泰古慢慢說出他的故事。

一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人，經常坐在豪華的船到洛克帕科島，引起因泰古的興趣，他一直想見識這些國家的文明，並且學習新的知識。

有一天，因泰古向一艘船的船長要求，讓他到船上當水手，船長因為水手已經足夠了，只好拒絕他。

因泰古不死心，獨自駕著獨木舟到海上等那一艘船，船長被他堅決的意志感動，同意讓他在船上當水手；在經過不斷的磨練後，因泰古終

於成為一位出色的魚叉手。

「將來你回到洛克帕科島，可以把你學到的知識，全部貢獻給你的族人。」

「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才會認真的學叉魚的技巧；有時候我看到白人一天到晚喝酒打架，過著糜爛的生活，這些基督教國家的人，還比不上洛克帕科島上的人好呢！」

因泰古說他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洛克帕科島，繼承已經承傳三十代的王位。

「但是現在，」他接著說：「我只想做一個魚叉手，航遍各海洋，多為人們做一些事。」

當因泰古這麼說的時候，他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放在角落的那枝魚叉。

伊休若問他：「現在你準備搭乘往哪裡的船呢？」

「我還沒有決定。」

「老實說，我想到南達科特加入捕鯨工作，所以正在找一艘好的捕鯨船，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呢？」

因泰古高興的點點頭答應，他認為伊休若一點兒都不像個壞人，而且有個伴，還能彼此照應。

隔天一早，因泰古拿著木刻人頭到街上的理髮廳去兜售，很快就把它賣掉，得到一筆不算少的錢。

他大方的替伊休若付清住宿費，還去借來一輛手推車，把他們的行李放在上面，推往碼頭。

「我第一次使用手推車時，鬧了一個大笑話呢！」因泰古突然笑著告訴伊休若。

那是發生在他第一次抵達異鄉陸地時，他在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要回到捕鯨船，臨走之前，旅館主人告訴他，願意把手推車借給他使用。

面對這個長相怪異的「手推車」，因泰古嚇了一跳，因為在洛克帕科島時，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東西，更別說使用它。

不好意思拒絕旅館主人好意的因泰古，把行李全都搬到手推車上，

用繩子把它們綁牢後，全部扛在肩上帶走。

「那時候我心裡覺得很奇怪，原本我只要帶必需品就好了，為什麼要我把這麼重的東西也搬走？基督教國家實在很奇怪，居然有這麼麻煩的事。」

因泰古一本正經的說著，伊休若早已經笑得直不起腰啦！

神明的指示

在經過一星期的等待後，伊休若和因泰古終於搭乘「莫士號」抵達南達科特港口，這時已經是深夜了。

在離開諾貝多賀港時，克恩先生特別交代他們到「鍋屋」投宿，因為那裡的住宿費便宜，烹調技術也很不錯，一定可以讓他們飽餐一頓。

他們兩個人頂著寒風，在清冷的街道上走著，終於找到在前面桿子上掛著一個木刻鍋子的旅館——鍋屋。

克恩先生說得一點兒都沒錯，旅館主人讓他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使他們忘記旅途疲憊。

當他們用完餐，便向旅館主人要了一盞燈，回到樓上房間休息。

「我們明天要怎麼找捕鯨船呢？」伊休若問因泰古。

「不用擔心，朱其已經給我三次指示。」

「朱其」是洛克帕科島的守護神，也就是因泰古隨身攜帶的小木偶。

「祂怎麼告訴你的呀？」

伊休若覺得因泰古太迷信了，因為他每天早晚都要膜拜這尊神祇，向祂祈禱，所以伊休若才會故意這樣問他。

因泰古滿臉虔誠的說出神明的指示——

明天早上，伊休若先到碼頭找他喜歡的捕鯨船，和他們訂下契約，然後因泰古再去搭同樣一艘船；因為根據神明的指示，如果他們用其他的方法搭乘捕鯨船，在海上將會發生不好的事。

伊休若好奇的問他：「什麼不好的事？」

「現在還不能說，不過，這和我們兩個人的性命有關。」

「既然如此，我先去找船，你必須要有把握，也能搭上那條船。」

「沒有問題，我一定會遵照神的指示去做。」

儘管伊休若不認同因泰古的迷信，不過這樣的安排他還能接受，因此他同意照這計畫去做。

第二天，伊休若獨自到碼頭找捕鯨船。

港灣裡停著各式各樣的船隻，伊休若在一位水手的幫忙下，終於找到三艘比較理想的船。

第一艘叫「泰畢諾·達姆」，是一艘巨大的船，不過伊休若始終覺得怪怪的，因為「泰畢諾·達姆」是魔女的意思，他決定放棄這一艘船。

第二艘船叫做「戴特波士」，和下酒的小菜同義，伊休若也覺得不大合適。

最後一艘船叫做「畢柯特」號，這是一位古代印地安勇士的名字，伊休若滿意極了，上前查看這艘看起來富有古老風味，彷彿凱旋英雄般的船。



在甲板角落的帳棚裡，有一位體格魁梧的老水手，他的面貌慈祥，皮膚因為常年在海上受太陽曬、海風吹，因而呈現紅黑色。

伊休若走到他面前，客氣的問著：「你是畢科特號的船長嗎？」

「你找他有什麼事嗎？」老水手的語氣顯然有點兒不耐煩。

「我想要搭乘這艘船。」

「你想搭這艘破船？你一定不是南達科特的人。」

伊休若承認他昨天晚上才抵達這裡。

「我也是這麼認為。你對捕鯨和海上生活，應該也是一無所知吧？」

的確，伊休若的唯一航海經驗是在商船上實習，但是他竭力向老水

手保證，他一定會盡力學習。

「捕鯨船和商船是完全不一樣的，你該不會是做了什麼壞事逃走後，才要搭捕鯨船吧？」

老水手用凌厲的眼光，不停的打量伊休若。

「我只是想學習怎麼捕鯨，同時也希望能夠增加知識。」

「年輕人，如果你只是想學習捕鯨技術，選這艘船的確有點兒奇特，難道你認識亞賀布船長？」

在老水手的解釋下，伊休若才知道亞賀布是畢科特號的船長，而不是眼前的老水手，他不免有些失望。

老水手叫比里戈，他曾經擔任過捕鯨船船長，不過目前他只是這艘

船的股東之一，不會隨船出海。畢科特號的每次航海時間是三年，其間的費用由十幾個人合力出資，他們要等到船回航後，才能得到利益；而這次擔任船長的亞賀布，在比里戈口中，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

「他只有一隻腳呢！」

伊休若嚇了一跳，問道：「他的腳是被鯨魚咬掉的嗎？」

「他是被一條像惡魔般的抹香鯨咬去一條腿的。」

老人講話的語氣，讓伊休若不由得全身顫慄。

「要成為一位捕鯨人，不但要能夠把魚叉擲中鯨魚頭，還要有往前拖拉的勇氣，聽完這些話，你還想搭乘畢科特號嗎？」

伊休若毫不氣餒，他知道老水手是在試探他，便說：「這種工作太刺激了，正合我意，希望你能雇用我當水手！」

「好！」老人顯然很高興他這麼說，他立刻拿出一份契約書讓伊休若簽名。

「你最多只能分到三百分之一。」老水手突然說。

伊休若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原來捕鯨是相當危險的工作，因此當船平安回來的時候，伊休若可以得到全部利潤的三百分之一。

伊休若不在乎這件事，他要求老水手讓因泰古也上船，並說他是個體格魁梧的印地安人，也是最出色的魚叉手。

「魚叉手是不分種族的，你去帶他來吧！」

伊休若還想見亞賀布船長，老水手說他自從出事後，便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天悶悶不樂，不過他可以保證，亞賀布船長是一個好人。

第二天，伊休若帶因泰古去見老水手。

因泰古在老水手面前表演他高超的技巧。他站在放在畢科特號船緣的小船上，把浮在海面上的木桶當成鯨魚的眼睛，用力一擲，魚叉正確的打在木桶上。

老水手欽佩萬分，不禁拍手叫好，他立刻把契約書拿到因泰古面前，還答應給他九十分之一的利潤。

就這樣，伊休若和因泰古順利的搭上畢科特號，成為捕鯨船上的水手。

辦完一切手續後，老水手叮嚀他們：「船在五天後出發，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提早上船！」

當伊休若和因泰古離開畢科特號時，一位陌生的水手走過來問他們是否已經決定要到畢科特號上面工作。

「沒錯！我們已經簽約了。」

「你們一定沒見過畢科特號的船長吧？」

「聽說他生病了，不過他很快就會復原。」

「哈哈哈！你們上當了！」

伊休若和因泰古嚇了一跳，趕緊問原因。

「那位老水手一定告訴你們，亞賀布是個捕鯨能手，也是個好船長

吧？這些都沒錯，不過他沒有生病，只是脾氣很暴躁，他怕嚇到你們。」

「胡說！」伊休若嘴巴雖然這麼說，心中不免有些懷疑，因為老水手似乎不大想讓他們見到船長，難道他的脾氣真的很壞嗎？

「信不信由你們！」陌生水手說完就離開了。

伊休若和因泰古決定不理會他的話，他們回到旅館收拾行李，準備接受海洋的挑戰。

亞賀布船長

畢科特號啟程那一天，伊休若和因泰古一大早就上船了，他們幫忙其他人把食物搬到船上，一直到中午，東西才全部搬完，船也準備離開。

岸上擠滿船員家屬和投資這艘船的人，還有一些尚未出發的捕鯨船上的水手，他們不停揮手，口裡還不斷叫嚷著：

「小心暴風雨啊！」

「多帶一些鯨油回來喲！」

「祝你們此行成功！」

船上的人也靠在甲板上的欄杆邊猛揮手，大聲向岸上的人告別，有些人因為要離開家人三年，眼中滿是淚水。

同樣無親無友的伊休若和因泰古，只是站在一旁，靜靜看著眼前這離別的時刻。

碼頭上瀰漫著一股哀傷的氣氛，卻沒有人知道悲劇才剛要開始。

當畢科特號行駛到遼闊的大海上，太陽已經快要落入海平面，海風寒冷刺骨，飛濺起來的水沫衝激著船首，很快的凍成一根根下垂的冰柱，在月光下，更顯得寒意襲人。

畢科特號離開的那天是聖誕節，接下來幾天都是惡劣的天氣，船員

們的心情也低落不已。

畢科特號的船長是亞賀布，大副是史巴克，二副司達夫、三副法南克，還有拓特、迪可和因泰古三位魚叉手，由於他們身分特殊，在船上享有特別待遇，讓身為普通船員的伊休若嫉妒不已。

史巴克是結實、細心的老實人，他很賞識因泰古，因此要他搭乘自己指揮的小船；司達夫是個黑色煙斗不離手，做事有條有理，看起來穩重踏實的人；法南克短小精悍，似乎是個隨時準備和大鯨魚展開生死搏鬥的小伙子。

只要亞賀布船長一下令，他們必須搭乘自己的小船，率領手下追捕鯨魚。

魚叉手拓特是南美的印地安人，體格粗壯，是司達夫的得力助手；迪可是來自非洲的黑人，身高將近一九〇公分，雙耳戴著黃金大耳環，是法南克的屬下。

隨著畢科特號漸漸往南駛，風也愈來愈暖和。

從上船到現在，伊休若還沒有見過亞賀布船長，他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來沒有到過甲板，大家都說他被惡魔附身，更加深伊休若想見他的慾望。

一天清晨，天還沒亮，輪到伊休若值班，當他站在甲板上時，隱隱約約看到船尾有一個人影在晃動，在飄渺的霧氣中，看起來彷彿幽靈一般。

「是誰在那裡？」

伊休若大聲喊著，同時慢慢向人影靠近。

那個人背著身子，靜靜凝望著海面；他的身材高大，體格魁梧，有著寬闊的肩膀，遠遠望去，好像一座屹立不搖的銅像，若是再仔細看，會發現他少了一隻腳，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怪異的木棒。

木棒的尾端牢牢插在甲板上早已挖好的小洞裡，毫無疑問，他就是亞賀布船長，而伊休若到現在才明白甲板上那些小洞的作用。

亞賀布船長外表嚴肅，他的鼻梁高挺，眼睛像老鷹般銳利，頭髮是灰色的，脖子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那是和鯨魚搏鬥時留下來的。

亞賀布船長早已發現伊休若在他後面，仍然不動聲色的看著海面，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嘆了一口氣，轉身朝船艙走去，一路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音。

從此以後，伊休若在值早班的時候，都會在甲板上遇到亞賀布船長。

有一天，亞賀布船長正要回船艙時，二副司達夫剛好從船艙上來，他看到船長，竟然向他開起玩笑。

「船長，你出來散步呀！你為什麼不在義肢的尾端綁上布呢？那種咯噔的聲音真教人難受哪！」

「司達夫！」船長大聲咆哮：

「你再說一次！」

伊休若嚇了一大跳，司達夫也趕緊閉上嘴巴。

「說話呀！你為什麼不說話？」

「船長，請不要生氣，我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沒有惡意的。」

「你還敢強辯！我命令你把剛才講的話再說一次！」

「我……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船長，在甲板上散步是你的自由，但是，能不能盡量不要發出咯噔的聲音？以免妨礙我們睡覺。」

「混蛋！這次我饒了你，下次你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你憑什麼罵我？」

司達夫氣吁吁的看著船長，兩人之間似乎有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

「我要你把話收回去！」司達夫說。

「那我改稱你白痴、笨驢好了，你還不快點兒滾開？」

船長氣得暴跳如雷，眼睛彷彿要噴火一般。

司達夫被船長的氣勢嚇得倒退二、三步，伊休若更是全身直打哆嗦。

「好可怕的人啊！」伊休若心中想著。

這天下午，伊休若在甲板上碰到司達夫時，司達夫向他解釋，亞賀布船長並不是個凶惡的人。

以前他也是個心地善良、照顧屬下的好船長，自從他的腳被鯨魚咬掉以後，他就好像被惡魔纏身一樣，常常發脾氣，變得蠻橫不講理，他自己對這種情形也感到很難受。

「如果不除掉他心中的大敵，他的性情是不會恢復的，現在你已經知道他的事，千萬別把他當成壞人。」

伊休若順從的點著頭，不論發生什麼事，他都知道自己絕對不會去惹亞賀布船長。

魔畢・德克

距離伊休若第一次看到亞賀布船長時，轉眼又過了五、六天的時間。

這一天，伊休若在高高的桅桿上值班，這是捕鯨船上相當重要的工作，他必須仔細觀察附近是不是有鯨魚出沒。

就在這個時候，亞賀布船長突然召集大家在甲板上集合；所有的人都以怪異的眼神看著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亞賀布船長發出雷吼般的聲音，大聲叫嚷著：「當你們看到鯨魚的

時候，要怎麼處理？」

「立刻發出信號！」船員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很好！再來呢？」

「卸下小船追趕！」

「這時候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殺掉鯨魚或是面臨小船破損的情況！」

船長的臉上浮現得意的神色，開始向大家解釋這次集會的目的。

亞賀布船長重申他們這次要對付的鯨魚，不是一般的鯨，而是一隻純白色的抹香鯨。牠的額頭上滿是皺紋，下顎深陷，體軀龐大，臉部的右側有三道魚叉的刺痕。

「牠的名字叫做『魔畢·德克』，是海洋的惡魔，也是我曾經拚死跟牠決鬥的大敵。」

亞賀布船長的眼睛，散發出令人感到畏懼的光芒。

他繼續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找這隻大白鯨，只要海面上出現白色的形體，即使只有米粒般大小，也不可以放過。」

因泰古突然大聲說：「船長，這隻白鯨浮到海面時，是不是會噴出白色水柱；當牠潛入水底時，尾巴是不是會搖擺得像受到暴風吹襲的三角帆？」

「就是牠！你怎麼會知道？」

「是牠咬掉你的腿嗎？」



亞賀布船長像受到刺激一樣，瘋狂的詛咒著。

「就是那可惡的惡魔！不論在非洲的好望角、南美的合恩角或是挪威的大狹灣，我都要追到牠；即使牠躲在世界的盡頭或是地獄的火坑中，我也不會放過牠！」

亞賀布船長咬牙切齒的說著：「即使拼了我這條老命，我也要看到牠噴出黑血！你們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

「願意！」

聽完船長的話，水手們的熱情似乎被掀了起來，激動的叫著。

船長從口袋裡拿出一枚閃閃發亮的金幣，告訴大家：「這是一枚真正的西班牙金幣，最先發現白鯨的人，我就賞給他十六枚相同的金幣！

」

「太好了！」

船員們的歡呼聲此起彼落。

「夥伴們！十六枚金幣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喔！千萬不要錯過發現白鯨的機會！」船長再次提醒大家。

魚叉手拓特、迪可相繼叫著：「刺死魔畢．德克！」

「刺死魔畢．德克！」

因泰古也揮動他的魚叉，高興的嚷著：「刺死惡魔！刺死惡魔！」

亞賀布船長高興極了！

拓特和迪可不停談論白鯨的事，彷彿他們已經和牠面對面，不禁勾

起船長心中沈痛的回憶，他憤恨的說起他和白鯨搏鬥的事。

白鯨利用巨大的身軀，把亞賀布船長的三艘小船撞得七零八落，勇氣過人的亞賀布船長從破船裡拿出一把只有十五公分的短刀，毫不猶豫的向白鯨撲過去。

他對準白鯨的心臟，想和牠作最後的生死決鬥，沒想到白鯨頭一低，竟然用牠尖銳的牙齒，把亞賀布船長的腳給咬斷了！

船員們聽得心跳加速，亞賀布船長的眼睛燃燒著憤怒的火焰，臉上的表情令人感到震驚、害怕。

「我已經打定主意，非要找到魔畢不可！若是讓牠留在世界上，不知還有多少人會被牠殺害，所以我們絕對不能讓牠活下去！」

船長激動的言辭，讓船員們的情緒不斷的沸騰起來。

大副史巴克始終很鎮靜的聆聽亞賀布船長的話，他也開口說：「船長，當我們發現魔畢時，一定會和牠決鬥到底，不過……」

「不過什麼？」船長惡狠狠的盯著他：「難道你沒有這個勇氣嗎？」

「不是的，船長，我只是認為在和魔畢一決生死之前，應該先考慮到畢科特號的安全，因為它是由幾十個股東們一起投資的，他們都希望三年後我們能平安回到南達科特，分享利益呢！」

船長焦躁的搖著手，似乎不願再聽他說下去。

但是史巴克毫不退縮，繼續說：「漫無頭緒的追蹤魔畢，不知要浪

費掉多少時間，如果遇到其他的大鯨魚，我們應該順便捕捉才對。」

「住口！」

船長快步跑過去掩住史巴克的嘴巴，厲聲的說：「你說的是事實，但是我絕對不會改變主意！」

史巴克目瞪口呆的看著他。

「大家仔細聽著！」亞賀布船長激動的說：「我的腦海裡只有那隻可惡的白鯨，牠讓我終生殘廢，我一定要報仇！」

「我不管其他的鯨魚，我一定要追殺牠，一直到牠停止呼吸為止！史巴克，還有你們所有的人，你們務必要幫助我！」

船員受到船長情緒感染，不斷的呼喊著「殺死魔畢」的口號，史巴

克低聲向神祈求保佑，禱告聲卻被歡呼聲淹沒。

站在桅桿上的伊休若看著這一切，他有點兒後悔搭上這艘捕鯨船，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似乎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在沸騰著。

亞賀布船長高興的和船員們喝酒，彼此祝賀能成功的殺死魔畢，不一會兒，微醺的船員們精神抖擻的唱起歌來：

「亞賀布船長站在甲板上，
意志堅定的看著望遠鏡，
尋找海上的噴泉。
千萬不要錯過大好機會喲！
我們熱烈等待，

鬼怪似的白鯨——魔畢・德克
即使你像山一樣壯，
我們也要打敗你！
魔畢・德克！」

大追蹤

畢科特號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民族融爐呢！

船上大部份是南達科特人，除此之外，還有法國人、荷蘭人、從冰島和中國來的人，有一些水手更是來自馬爾他島和西西里島。膚色有白的、紅的、黃的、黑的、褐的，真像是人種大集合。

自從亞賀布船長宣佈要殺死海上惡魔——魔畢之後，這件事成為大家最好的談論話題。

這些船員中，有的有見過魔畢，有的沒有，但是聽到其他的人繪聲

繪影的說著，大家也都略知一二。

有一位英國籍水手，說起他所見過的白鯨魔畢，伊休若在一邊也靜靜豎起耳朵聽著。

「提起魔畢，真可說是個大惡魔！在同一天的同一個時間，在距離好幾百公里遠的兩處海面上，可以同時看到牠的蹤跡呢！」

實在太離奇了！

英國人繼續說：「這個可怕的惡魔，無論用多少枝魚叉也刺不死牠！以前的捕鯨人為了捕捉牠，不知朝牠擲了多少魚叉，但是始終沒有辦法把牠消滅。」

膽小的船員聽到這些話，早就嚇得全身發抖。

但是也有人不相信英國人說的話。

「怎麼可能呢？不論是人還是鯨，總是會死的。」

也有人把重點放在賞金上。

「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盡全力捕殺這隻惡魔，而且只要發現牠的蹤影，就可以從船長那裡得到一大筆賞金呢！」

船員們直到深夜還在甲板上喝酒、叫囂，亞賀布船長早已回到房間，仔細看著一張陳舊的航海圖。

航海圖上畫著許多紅點、藍線，這些都是魔畢曾經出現過的地點和時間，就像其他的抹香鯨一樣，魔畢有自己的路線和在一定時間出現在固定地點的慣例。

亞賀布船長捕鯨多年，當然知道鯨魚們的習性，他現在根據航海圖上的標記做詳細分析，發現魔畢一年以前曾在太平洋的赤道附近出現，然而現在卻無法預知會在何時何地碰到牠。

他決定派人在桅桿上嚴加看守，從黎明到深夜，一秒鐘都不鬆懈。

他甚至還故意威脅在桅桿上值班的船員，要是他們錯過任何一個白點，就要把他們丟到海裡去。

從南美洲的東海岸到非洲西岸，畢科特號日以繼夜的航行，只為了追捕魔畢．德克。

在漫長的航程裡，特別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常常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

在桅桿上值班的人會突然叫說前面有鯨魚在噴水，儘管捕鯨船從沒有在夜晚捕鯨，大夥還是興沖沖的從床上跑到甲板，這時亞賀布船長也來了。

順著桅桿船員指的方向看去，藉著月光，海面上似乎真的有一道銀色水柱。

「說不定那就是魔畢．德克！」亞賀布船長興奮的嚷著：「快！快放下小船！」

船員們正準備要解下纜繩時，剛才還噴得很高的銀色水柱，早已消失無蹤，只留下海面上慘白的月光。

「難道是幻影嗎？」船員們議論紛紛。

「但是大家都看到水柱了呀！」

相同的情形發生了三、四次，有人認為這是魔畢故意在捉弄亞賀布船長哩！

不久之後，畢科特號已經來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這裡波濤洶湧，是一個很難航行的地方。

強勁的風捲起大浪，不停拍擊著畢科特號，連暴風雨也趕來湊熱鬧，畢科特號在驚濤駭浪中，隨時有被淹沒的可能。

亞賀布船長把義肢插在甲板上的小洞，保持身體平衡，然後神色若定的發出命令，帶領大家脫離暴風圈。

他的冷靜和勇敢讓船員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

敢在背後罵他「霸道」或是「瘋狂」。

在亞賀布船長的觀念裡，畢科特號是找到魔畢的唯一方法，絕對不能讓它受到任何損害。

他們終於來到好望角東南方的克洛塞特海面，正好有一艘捕鯨船向他們迎面駛來。

這艘捕鯨船叫做「亞荷朵莉號」，船側的油漆已經剝落，還有一些破損，看來它已經在海上航行很久了。

當兩船擦身而過時，亞賀布船長向對方的船長喊著：「你們曾經聽到或看到白鯨的消息嗎？」

「沒有。」

「你們要去哪裡？」

「回南達科特。你是亞賀布船長嗎？」

「是的，回到南達科特後，請你轉告我的朋友，把要給我的信寄到太平洋。」

停了一下，亞賀布船長又大聲嚷著：「告訴他們，如果我三年後沒有回去的話，畢科特號將會漫無止境的航行下去！」

亞荷朵莉號的船長被這句話嚇了一跳，站在亞賀布船長旁邊的伊休若也突然感到心情沈重，因為他知道亞賀布船長絕對不是在開玩笑，也許他已經決定和魔畢·德克展開生死戰。

伊休若悄悄望了船長一眼，他只是平靜的盯著波浪蕩漾的海洋。

白色怪物

三天之後，畢科特號已經越過印度洋，往爪哇島方向駛去。

不久，船似乎進入一片奇怪的海域，因為海面上浮滿許多像是油炸餅之類的黃色東西。

伊休若好奇的看著這些東西，有經驗的水手說那是鯡魚卵，因泰古則告訴他將會有很多「客人」來訪。

原來他所指的「客人」是愛吃鯡魚卵的鯨魚。果然，兩天之後，畢科特號遇到成羣結隊的鯨魚，牠們似乎知道自己不是捕鯨船的對象，悠

哉的吃著鯡魚卵。

鯨魚有很多種類，只有從抹香鯨頭部取出來的油，也就是抹香鯨腦，才具有經濟價值，因此畢科特號緩緩駛過這羣鯨魚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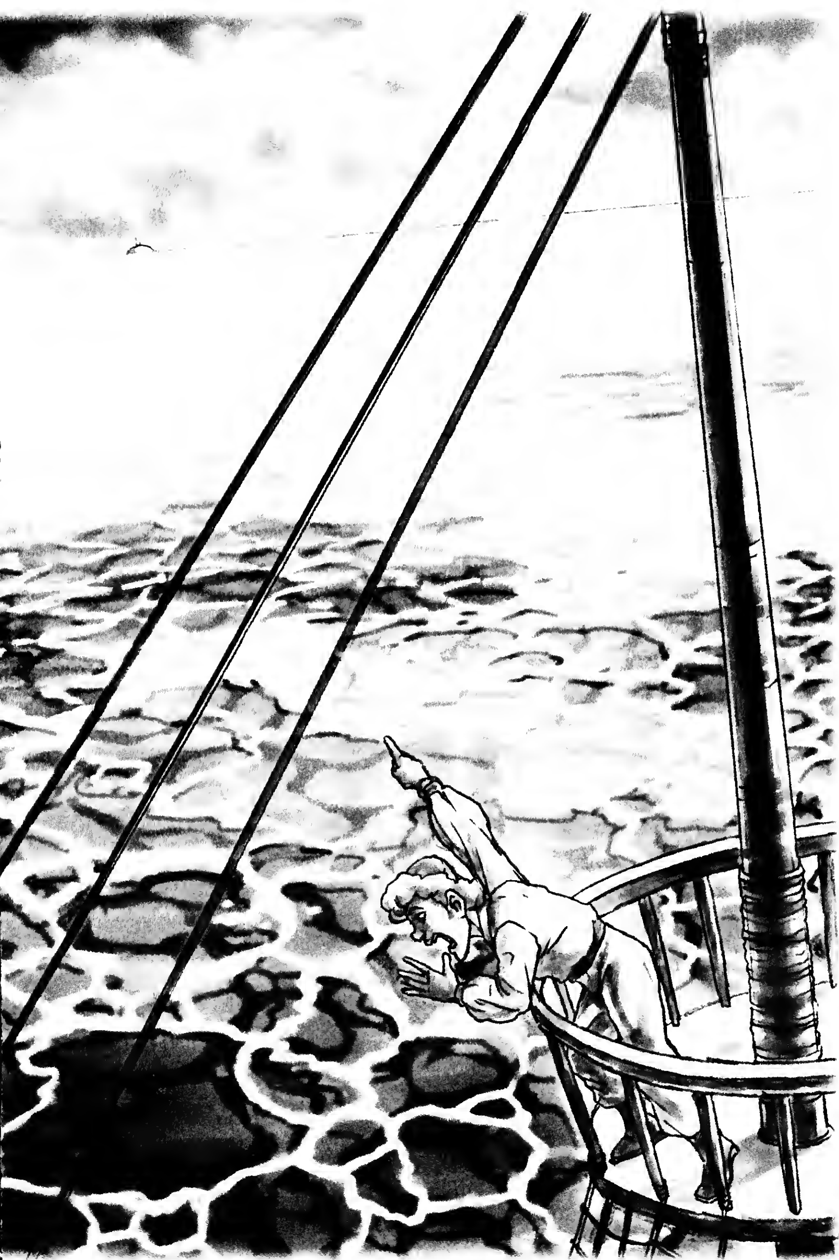
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遠處的海平面清晰可見。

迪可在桅桿值班，他東張西望的眺望著，忽然看到有一團大而白的東西緩緩浮出水面。

他瞪大眼睛看著，那團白色東西突然沈入海底，一會兒之後，又再度浮起。

「出現了！魔畢出現了！」迪可大喊：

「在船的正前方！」



甲板上立刻騷動起來，亞賀布船長看到那團白色東西，也立即下令卸下小船，他坐在第一艘小船上，水手們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划，伊休若也是其中一位。

當小船接近時，白色的東西突然潛入水中，船長趕忙叫大家住手，大家屏氣凝神的注視著海面。

不久，那團白色的東西又從原處緩緩浮上來。

「啊！」大家不約而同叫起來！

即使見多識廣的水手們，看到這個白色的怪物，也嚇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牠並不是白鯨魔畢，而是一隻碩大無比，圓滾滾的怪物，牠隨著波

浪浮浮沈沈，從頭部下面伸出好幾隻長手臂，向四面八方展開，彷佛要抓住所有牠碰到的東西。

史巴克厭惡的說：「和這種妖怪周旋，還不如去找魔畢．德克決鬥。」

法南克從來沒見過這種怪物，便問史巴克：「牠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是大王烏賊，以前的人都叫牠『海中惡魔』，據說捕鯨船只要碰到牠，很少能平安無事返航的，真是不吉利啊！」

史巴克頻頻嘆息，亞賀布船長不發一言，指示大家把小船搖回去。

伊休若聽到史巴克的話後，心情頓時跌入谷底，連搖槳的力氣都使

不出來了。

因泰古倒是顯得很高興，因為大王烏賊是抹香鯨最愛吃的食物，這表示附近一定會有抹香鯨，他坐在小船船首，細心的擦著魚叉，心中充滿期待。

捕捉鯨魚

第二天，風平浪靜，氣候悶熱，水手們三三兩兩的躺在甲板上睡覺。

值班的伊休若，打起精神站在桅桿上瞭望。

他想起因泰古告訴他的事，特別注意海面，在距離畢科特號前方八十公尺的地方，果然出現一隻巨大的抹香鯨！

「鯨魚出現了！」

伊休若大聲叫著，原本在睡覺的水手紛紛跳起來，但是亞賀布船長

卻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史巴克覺得不太對勁，趕緊跑到他身邊，要求他下令卸下小船，捕捉鯨魚。

船長依然默不作聲，等在小船旁邊的水手和魚叉手都焦急不已。

在史巴克的逼迫下，亞賀布船長說他的目標是白鯨，沒有必要捕捉這隻抹香鯨；史巴克卻認為不先把船底下的油桶填滿，不只沒有辦法帶鯨油回南達科特，畢科特號連燈油都會不夠。

「既然如此，就由你全權指揮吧！」

亞賀布船長話一說完，便頭也不回的回到船艙。

史巴克立即轉身下令：「卸下小船，包圍鯨魚！」

水手們以最快的速度放下小船，以抹香鯨為中心，慢慢的向牠圍過去；抹香鯨發覺情形不對，趕緊沈入水中，當牠再度浮出水面時，正好出現在第二艘小船前面。

司達夫大聲的要拓特瞄準，其他小船也紛紛靠過來，追著抹香鯨不放。

拓特在司達夫的命令下擲出魚叉，被刺中的抹香鯨因為疼痛而憤怒的扯著綁在魚叉後面的繩子，水手們擔心纏在捲軸上的繩子會被拉走，也努力的朝著鯨魚游動的方向划。

司達夫聲嘶力竭的指揮著：「繼續擲魚叉！」

「拉緊繩子！」

「靠近一點兒！」

魚叉手、划槳手都使出看家本領，抹香鯨在經過劇烈掙扎後，力氣似乎已經用盡，其他的小船慢慢靠過來，準備做最後的捕殺。

因泰古往抹香鯨側腹擲了一枝魚叉，血染紅了海面，抹香鯨逐漸體力不支。

小船再度靠近，司達夫拿著一枝又長又利的魚叉，對準鯨魚的心窩刺下去，鯨魚在血海中做最後的掙扎，掀起一片巨浪後，終於筋疲力竭的橫屍水面上。

小船上發出一陣又一陣響亮的歡呼聲。

由於這隻鯨魚實在太龐大了，小船費了好大的勁，才把牠拖到畢科

特號旁邊。

亞賀布船長在甲板上看著這一幕，但是他一句話也沒說，又回到船艙裡，在他的心目中，不論捕捉到多少條抹香鯨，都比不上白鯨魔畢·德克。

大家都能了解他的心境，但是司達夫還是以捕捉到這隻巨大的抹香鯨為豪。

費了好大的勁，這隻大鯨魚終於被牢牢的綁在畢科特號船上。

夜色已深，畢科特號周圍突然傳來一陣騷動，把睡在船艙的水手們給驚醒了。

一邊吃烤鯨肉，一邊喝酒的司達夫，大聲對旁邊的水手說：「去叫

那些客人們安靜一下吧！」

原來腥味引來一羣又一羣的鯊魚，牠們毫無忌憚的啃食著綁在畢科特號船上的鯨魚肉。

那位奉了命令的水手，果真在船邊對著鯊魚羣喊：「各位，吃東西要斯文一點，不要吵到人家的美夢！」

水手們聽得哈哈大笑，為平淡的海上生活增加不少歡樂。

奮不顧身

因為捕到一隻鯨魚，第二天早上，畢科特號上的船員已經人人身上沾滿血漬，有的剝皮，有的切肉，有的搾油，大家忙成一團。

伊休若第一次參加這種工作，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他被分派的是最重要的搾油工作，他只能一面聽有經驗的水手解說，一面在旁邊協助。

鯨油儲藏在頭顱表皮和顱骨之間的頂端，又稱為鯨腦，香味撲鼻，但鯨活著的時候，它是液體狀，一旦鯨死亡，它便成為美麗的結晶狀。

伊休若他們先用大鋸子把鯨頭鋸下來，其他的人把不用的肉和骨頭全部剔掉，然後從鯨腦把鯨油一桶、一桶汲取上來。

由於這個鯨腦相當大，又寬又深，因此非派有經驗的人不可，所以亞賀布船長命令魚叉手拓特擔任這項工作。

拓特帶著綁上繩子的吊桶，輕巧的爬到桅桿上，他扶著滑輪的鐵鍊，慢慢靠近鯨腦，一桶一桶的把鯨油提上來，在甲板上的人則慢慢的把桶子放下來，倒進旁邊的大木桶。

工作不停的進行著，當拓特提到第九十桶鯨油時，突然手一鬆，腳一滑，掉到鯨腦裡面去了！

和拓特交情最好的迪可趕緊爬到桅桿上查看，他不禁大叫：「拓特

掉到鯨腦裡面去啦！快點想辦法救他，不然他會成為『油人』！」

大家全都愣住了，因為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司達夫要迪可把綁上繩子的油桶丟到鯨腦裡，只要拓特能抓到油桶，就能夠把他拉上來。

拓特在沈沒之際，總算拉到繩子，偏偏這個時候，原來用來鉤住鯨頭的鐵鉤又鬆掉了，鯨頭在船上晃來晃去，船也跟著搖擺不定。隨著眾人的尖叫聲，鉤住鯨頭的另一個鐵鉤也鬆開，鯨頭「轟隆」一聲滾入海裡。

在水花四濺的大海中，迪可的身影依稀可見，拓特卻被陷在鯨油中，隨著鯨頭往下沈。

船上的人驚魂未定，有一個人打著赤膊，奮不顧身的跳進海裡。

「因泰古！」

隨著伊休若的喊叫聲，大家靠近欄杆，往海上望去，一些比較機靈的水手，趕緊卸下小船，隨時準備救援。

因泰古潛入水中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始終沒有浮上來，伊休若心急得不得了，他不斷的祈禱，希望因泰古能平安無事。

平靜的海面上，沒有任何東西浮上來，突然有人大聲叫著因泰古的名字，他已經浮上來，左手還緊緊抓著一個人的頭髮。

「他們在那裡！」

「兩個人都得救了！」



船上的人高興的大叫，等待在一旁的小船早就划過去把他們拉上來，再送回畢科特號上。

強壯的因泰古躺在甲板上，累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拓特更是久久沒有恢復知覺，在眾人的緊急搶救下，終於微微喘著氣。

平常船上的人都笑因泰古是「崇拜偶像的食人族之子」，這次卻靠著他的機智和勇敢，才救回拓特的性命，大家都對他欽佩不已，伊休若更是興奮的一直拉著他的手，拼命稱讚他。

大家一直守到因泰古恢復精神以後，才爭相問他事情的發生經過。

當因泰古跳入水中時，他先用刀子把鯨腦旁邊的肉切掉，戳出一個

大洞，再伸手到鯨油中找拓特，雖然幸運的找到了，可惜他抓到的是拓特的一隻腳，在這種情形下，根本沒有辦法把拓特拉出來。

因泰古把腳塞進去，繼續摸索，終於在鯨油中找到拓特的頭，他用盡全力，終於把拓特拉出來，這時候因泰古已經喝了不少水。

「實在令人佩服。」

「你真了不起啊！」

原本是大家口中的野蠻人，因為在生死關頭救了拓特一命，因此受到大家衷心的稱讚，大家這時才知道因泰古其實有一顆善良的心。

「如果我沒有跳下去救他，拓特一定全身浸在芳香的抹香鯨油中，

以鯨頭當棺材而葬身海底，這麼悲壯的葬禮，倒是前所未有呢！」

為了打破緊張的氣氛，因泰古故意這麼說，終於把大家逗得笑起來。

妙計奪鯨

畢科特號繼續朝南行駛。

這天，他們碰到一艘叫「維京號」的捕鯨船，船長叫做德瑞克，他們是從不來梅開來的，因為油用完了，只好向畢科特號借油。

亞賀布船長答應了，德瑞克船長坐著小船過來，亞賀布船長命人在他的油罐裡裝滿油，在回大船時，德瑞克船長還不停回頭道謝。

就在德瑞克船長的小船快要靠近維京號時，他們和畢科特號同時發現一隻巨大無比的抹香鯨，德瑞克船長馬上掉轉頭去追趕，畢科特號也

毫不遲疑的放下小船，展開追捕行動。

彷彿競賽一般，小船不只比賽速度，還要追趕鯨魚；鯨魚也奮力往前游，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希望能夠躲過敵人，當無處可逃時，牠便沈入海裡。

當鯨魚再度冒出頭，德瑞克船長已經擺好姿勢，準備擲出魚叉，但是畢科特號上的三位魚叉手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的魚叉早就掠過德瑞克船長的頭，直接命中鯨魚。

德瑞克船長氣得臉都綠啦！

大鯨魚在三位捕鯨能手的圍攻下，做了一番無謂的掙扎，終於一命嗚呼，當小船等候畢科特號開過來的時候，卻發現大鯨魚在慢慢的往下

沈。

史巴克下令拋出繩索把大鯨魚綁在船側，然後再把牠肢解。

水手們才開始進行工作，大鯨的屍體卻漸漸往下沈，使得畢科特號也跟著傾斜，水手們慌成一團，司達夫一面安慰大家，一面要大家把繩子割斷。

因泰古拿起斧頭，三兩下就把繩子砍斷，繩子散開，大鯨的屍體也跟著沈入海底。

對捕鯨人而言，這實在是不得已的做法。

這時桅桿上的人傳話說維京號又放下小船追捕沒有利用價值的脊鰭鯨，船上的人聽得哈哈大笑，拼命朝維京號大喊：

「加油啊！祝你們好運！」

一天中午，海上熱風襲人，吹得人昏昏欲睡；又一陣腥臭異常的氣味傳來，把睡夢中的水手全都薰醒。

「附近一定有鯨的屍體。」司達夫信心滿滿的說，其他人也有同感。

不久，從遠處駛來一艘捕鯨船，船邊拖了兩隻大鯨，臭味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由於那艘船名寫的是法文，司達夫猜了老半天，才猜出它叫「玫瑰號」。

「船上有沒有人會說英文？」司達夫對著玫瑰號大喊。

「我會說英文，有什麼事？」船上的大副走到船邊，同樣大聲問著。

「請問你們有沒有看到一隻白色的鯨魚？」

「白色的鯨魚？對不起，我們恐怕幫不上什麼忙。」

「沒關係，待會兒見。」

司達夫向亞賀布船長報告以後，又回到船邊和玫瑰號的大副聊天。

「你們為什麼不把那兩隻鯨魚丟掉？從牠們身上是搾不出油來的。」

「我知道，但是船長不相信啊！你能不能幫我說服他呢？」

司達夫爽快的答應對方的要求，他搭乘小船來到玫瑰號，同時還仔

細看了兩隻鯨魚的屍體，小的那一隻雖然沒有什麼肉，但是他猜想牠身體裡面一定有價值昂貴的龍涎香，他心生一計，決定串通大副，一起欺騙船長。

大副一心只想擺脫煩人的搾油工作，他接受司達夫的計謀，告訴船長說畢科特號昨天碰到一艘小船，由於拖了一隻瘟鯨，使得船長、大副和六個水手全都染病死掉。

「他們說我們船上的這兩條鯨魚也得了瘟疫，一定要趕快把牠們丟到海裡，免得我們被傳染。」

玫瑰號的船長信以為真，不斷的向司達夫道謝，而且立刻命令水手把兩隻鯨魚丟到海裡。

司達夫自告奮勇的說：「我的船上有一條長繩子，可以幫你們把比較小的那隻鯨魚拖開，這樣你們就可以早點離去。」

「謝謝你的幫忙！」

玫瑰號的船長和大副一再向司達夫致謝，完全不知道他在心中竊笑不已。

司達夫假裝要把鯨魚丟掉，當玫瑰號一離開，他馬上拿起刀子砍鯨魚的肋骨，小船上的水手也精神抖擻的幫著他。

「我找到了！我發財了！」

司達夫從鯨魚腹中抓出一把黃褐色、黏稠的東西，這就是聞名遐邇的龍涎香，是香料中的上品呢！

畢科特號上的亞賀布船長已經不耐煩的催他們回去，司達夫心中雖然捨不得那些還沒有掏完的龍涎香，依然命令水手們停下來，趕緊回到畢科特號。

相同的遭遇

只要碰到其他的船，亞賀布船長一定會向對方打聽有關白鯨魔畢的消息。

這一天，他又利用傳聲筒向由後方駛來的一艘英國船大聲詢問。

「你看我的手就知道了。」

一個站在船邊的人說著，同時伸出藏在圍巾下的手臂，竟然是用抹香鯨骨做成的義肢。

亞賀布船長看見了，馬上搭乘小船到英國船旁邊，再讓對方用滑輪

把他吊到船上。

剛才說話的人熱烈歡迎他，原來他是這艘船的船長。

亞賀布船長抬起他的腳，說：「看來我們有同樣悲慘的遭遇，讓我們為一隻縮不回去的手和不再奔跑的腳握手吧！」

過了一會兒，亞賀布船長像連珠炮似的問了一堆問題。

「你在什麼地方遇到魔畢的？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你的手是在那個時候被咬掉的嗎？」

「我是去年在赤道附近遇到牠的，我的手就是牠的傑作啊！」

亞賀布船長急於知道事情的經過，催促著他講下去。

去年這位船長第一次行駛到赤道，有一天突然發現鯨羣的蹤跡，他

立刻派小船去追捕，當時他所乘坐的小船已經刺中一隻鯨，當牠在掙扎的時候，海面上猛然出現一隻巨大無比的鯨魚。

「牠的身體雪白，頭上和背上全都是皺紋……」

亞賀布船長激動的說：「沒錯！就是牠！魔畢‧德克！」

「牠的右鰭附近還插了幾枝魚叉。」

「那是我的魚叉啊！請繼續說下去！」亞賀布船長雙眼明亮，興奮得幾乎失去控制。

英籍船長表示，當時魔畢用大尾巴拍擊海面，濺起白色的浪花，然後游進鯨羣裡，凶狠的咬掉受傷大鯨身上的魚叉和繩子，由於繩子卡在牠的齒縫裡，牠用力一扯，船長和小船上的水手全都掉到牠的背上，其

他的鯨就趁機溜走了。

「這是牠的一貫伎倆啊！我太清楚了！」亞賀布船長說。

「牠是我所見過最大、最漂亮的鯨，我打定主意非捉到牠不可，於是我跳到另一艘小船，手裡緊緊抓著魚叉，準備一舉刺中牠的要害。」英籍船長說。

魔畢似乎知道英籍船長的企圖，再度用大尾巴拍擊水面，激起的大浪花把他乘坐的小船衝撞成兩半，船長投擲出去的魚叉也被打回來，把他的手臂給扯斷。

「雖然丟了半條手臂，能保住這條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後來呢？魔畢後來怎麼樣了？」



「牠潛到水裡去，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我才聽別人說牠就是鼎鼎大名的魔畢．德克。」

「你沒有追捕過牠嗎？」

「我曾經追過兩次，但是都沒有結果，現在我已經不想再試了，難道失去手臂還不夠悽慘嗎？」英籍船長顯得有點兒傷感。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再多說，不過，我絕對不會放棄追捕魔畢．德克的！」

亞賀布船長向對方再見後，便回到畢科特號，繼續他的行程。

因泰古的棺材

從南達科特港出發到現在，畢科特號已經在海上航行將近一年的時間。

他們通過波濤洶湧的印度洋，轉入麻六甲海峽，這時船底的油桶，已經全部裝滿抹香鯨油，只是亞賀布船長一心一意想找到白鯨魔畢．德克，所以畢科特號還不打算回航。

依照計畫，畢科特號應該駛向東北，經過菲律賓、台灣後，抵達日本沿海，在亞賀布船長的航海圖上，這一帶畫滿紅線，因為這裡常有鯨

魚出現。

長久以來一直沒有魔畢．德克的消息，使得亞賀布船長的脾氣愈來愈暴躁，經常責備船員，不過他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

伊休若也已經適應捕鯨船上的工作，皮膚黝黑發亮，體格也比一年前健壯魁梧，看起來就像是一位有經驗的水手呢！

當畢科特號行駛到台灣的巴士海峽附近時，放鯨油的桶子裂開，大家好不容易捕獵得來的鯨油不斷流出來，史巴克向亞賀布船長報告後，堅持必須停航，一直到把油桶修復為止。

亞賀布船長拗不過他，只好下令收帆，徹底檢查儲油桶。

船員們又上上下下的開始忙碌起來，因泰古也幫忙大家，在寒冷的

船艙裡檢查、固定油桶。

大部分的船員在又濕又冷的船艙裡根本無法工作太久，但是因泰古卻仗著身強體健，一連工作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終於病倒了。

伊休若向亞賀布船長要求留下來照顧因泰古，雖然他日夜小心的照顧他，四、五天之後，因泰古仍然瘦得不成人形，其他的人都認為他可能活不久了。

伊休若絲毫不放棄，更加細心的看護他。

一天，因泰古有氣無力的要伊休若把他的魚叉和一枝槳拿給他，並且說要帶它們一起進入棺材。

伊休若心裡很難過，便假裝生氣的斥責他：「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棺材是用來裝死人，不是裝活人的！」

因泰古不理會他，又說：「我的朱其神放在行李裡，請你也替我拿過來。」

伊休若照做了，因泰古高興的把朱其神抱在懷裡。

他告訴伊休若，在洛克帕科島，戰死的勇士必須放在焚著香的黑栗木船裡，選一個有星光的夜晚，把木船放入海中，讓它隨著波浪漂走，因為在海平面的那一端，海和星星是連接在一起的，木船裡勇士的靈魂，很快就能到達星星的國度。

因泰古不顧自己的屍體像一般死去的船員一樣，用布包裹著丟入海裡，成為鯊魚的食物，他要求伊休若能夠把他放在黑栗木棺材裡，再放

入海中，讓他的靈魂能夠到理想中的天堂。

伊休若淚流滿面，他跑到甲板上，把因泰古說的話全都告訴史巴克。

史巴克說：「因泰古是一位勇敢的魚叉手，他已經命在旦夕，我們就成全他的願望吧！」

史巴克立刻命令船上的木匠，用黑栗木替因泰古釘了一具很結實的棺材，把因泰古、朱其神、魚叉和木槳全都放進去。

說也奇怪，在準備好棺材的第二天，原本奄奄一息的因泰古，突然變得生龍活虎，沒多久便完全恢復健康，讓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有人故意開玩笑的問他：「因泰古，你是不是認為死人國沒意思，

所以去看了一下又跑回來？」

因泰古伸展手臂，聲音宏亮的說：「我還不能死，朱其神給過我指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去做呢！」

最高興的莫過於伊休若，這個黑栗木棺材再也派不上用場。

因泰古除了感謝伊休若不分日夜的照顧外，還慎重的告訴他：「伊休若，我躺過的這個棺材絕對不能丟掉，因為朱其神指示過我，以後將會發生一個大災難，而這個棺材將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伊休若不了解因泰古話中的意思，只好笑著答應他把棺材留下來。

當時沒有人料得到，這具黑栗木棺材竟然會和伊休若的命運緊緊相連。

可怕的暴風雨

畢科特號這時已經越過日本海面，這裡的海水碧藍，魚羣眾多，抹香鯨正在這兒大飽口福。

大病初癒的因泰古，帶領著拓特和迪可，展開馬不停蹄的捕鯨工作，他們互不認輸的各展所能，幾乎從早忙到晚，船上的人也是個個忙得頭昏眼花。

亞賀布船長認為魔畢．德克可能會在這裡出現，特別命令船員加強看守，沒想到在碰到魔畢之前，他們先遇上更可怕的災難——海上颱風

。

驚人的暴風雨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襲擊而來，雷電交加，大風和大雨在海上掀起驚濤巨浪，一波又一波的浪湧上來，把畢科特號震得彷彿要碎裂一般。

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畢科特號完全找不到遮避的地方，船員們幾乎不敢抱任何生還的希望。

由早到晚，畢科特號的桅桿斷裂，風帆破碎，甲板上的船具也被吹得七零八落。

刺眼的閃電讓大家都睜不開眼睛，司達夫為了平息自己驚恐的情緒，像發瘋似的亂吼亂叫，反而被史巴克責罵一頓。

史巴克告訴司達夫，這場暴風雨來的方向，就是亞賀布船長追擊的魔畢．德克躲藏的地方。

「這是魔畢在發怒囉！」司達夫一想到這點，不覺心驚肉跳。

閃電不斷，畢科特號三根桅桿的頂端，也都因為被閃電擊中，正燃燒著青色火焰，在暴風雨中，更顯得詭異、神祕。

除了祈禱之外，船員們已經無計可施。

又一道閃電擊來，正好落在站在船首的亞賀布船長手中的魚叉上，青白色火焰映在亞賀布船長固執、堅強的臉上，彷彿傳說中的神祇，讓人望而生畏。

亞賀布船長認為桅桿上的青色火焰是指引大家前往魔畢所在地的指

標，因此要大家儘快把帆修理好，以便通過這場暴風雨。

司達夫忍不住抗議：

「我們的鯨油已經夠多了，應該回到南達科特，有不少人正在等我們回去呀！」

「你說什麼？」亞賀布船長怒聲大吼，把燃著青白火焰的魚叉丟向船員們站立的地方，繼續嚷著：

「你們曾經發誓要服從我的命令，殺死白鯨魔畢，如果有人違背誓言，我會毫不遲疑的把他丟到大海裡！」

船員們被他的凌人氣勢嚇得節節後退。

「你們只是因為閃電而害怕，仔細看著我，我馬上為你們除去心中



的恐懼。」

亞賀布撿起他剛才丟掉的魚叉，用手指在魚叉尖端一捻，火焰立即熄掉，霎時船員對他的敬畏之心又多了幾分。

在亞賀布船長的命令下，船員們只好冒著生命危險，爬上桅桿或風帆上，盡全力修復它們。

當帆修好時，風勢突然轉變，原來的逆風變成順風，船員們欣喜若狂，畢科特號在強勁的風力幫助下，原本需要十天的航程，只用了一個晚上就抵達了。

天亮時，雷聲已止，雨也停歇，只是依然不見陽光，海面上的風浪依然強大，吹得畢科特號不斷往前航行，一直來到赤道附近。

黃昏時，海面上風平浪靜，水手們鬆了一大口氣，亞賀布船長臉上也露出難得的笑容。

因為這裡是魔畢・德克經常出現的地方啊！

第二天清晨，一位原本在桅桿值班的水手，不知怎麼搞的，竟然掉到海裡面去，其他的人趕緊找救生圈，只是經過前天的暴風雨，救生圈早被大浪沖得一個也不剩。

若是沒有救生圈，再也沒有人願意冒險到桅桿上看守了。

因泰古並不認為這值得煩惱，他說：

「只要請木匠把黑栗木棺材的縫塞緊，再做一個蓋子，就可以當作救生圈使用。」

「什麼？用棺材代替救生圈？」

船員們從來沒聽過這種事，不過它真的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好用。

雖然如此，有不少水手還是為這件事感到忐忑不安，他們認為這樣不僅不吉利，更可怕的是會遭到老天爺懲罰，和船一起沈到地獄裡。

白鯨的消息

當船員們在為棺材和救生圈議論紛紛時，一艘從南達科特港駛來，叫做「瑞基爾號」的捕鯨船正慢慢向他們駛近。

瑞基爾號的船長是卡迪納，他和亞賀布船長交情深厚，這次意外在海上相逢，兩個人都很高興。

卡迪納船長坐著小船靠近畢科特號，亞賀布船長意外得知他昨天才碰到白鯨魔畢，便趕緊要水手們把他拉上來。

「亞賀布船長，你有沒有看到一艘捕鯨船上的小船在海上漂流？」

「沒有，你先告訴我有關白鯨的事，你在什麼地方碰到牠？有沒有和牠搏鬥？」

「唉！你不要急，我也想問你有關白鯨的事。」

卡迪納船長慢慢說出他的遭遇。

昨天傍晚，他派三艘小船追擊鯨群，才一會兒工夫，小船就遠離瑞基爾號的視線了。

這時候，小船的後方突然浮現一隻巨大的白鯨，卡迪納船長知道那就是著名的魔畢·德克，馬上派第四艘小船去追，這艘小船很快便追上白鯨，並且在牠的肚子上擲了一枝魚叉。

「再來呢？」亞賀布船長緊張的問。

根據卡迪納船長的形容，中了魚叉後的白鯨奮力掙扎，牠強而有力的大尾巴不斷拍打海面，掀起無數大浪，小船上的水手被彈起來又摔下去，白鯨魔畢就這樣拖著小船向前直衝，不久就消失了。

「牠逃掉了嗎？」

「現在還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們在桅桿上掛信號燈，到處尋找小船。」

亞賀布船長不以為然的說：「如果是我，一定會先找魔畢．德克。」

「在午夜時，我們終於找到原先的三艘小船，可是第四艘小船一直不見蹤影，即使是一枝槳或一塊碎船板也好，但是始終一無所獲。」

這時候，畢科特號的船員才知道為什麼瑞基爾號上面掛了那麼多盞信號燈。

白鯨魔畢還活著，亞賀布船長竟然有點兒喜形於色。

「我已經放棄捕捉白鯨的念頭，我希望你能幫我一個忙。」卡迪納船長說得相當懇切。

「什麼事呢？」

「我急著要找到另外一艘小船，所以我希望畢科特號能和瑞基爾號平行航行七公里，一起尋找小船的下落。」

卡迪納船長的要求實在太奇怪了，亞賀布船長沈默不語。

站在一旁的司達夫開玩笑說：「卡迪納船長，小船上的水手是不是

把你最好的上衣穿走了，還是偷了你的錢啊？大家都忙著捕鯨，怎麼可能去幫你找那艘小船呢？」

卡迪納船長悲傷的說：「老實告訴你們，因為在船上的，是我十二歲的獨子啊！」

大家被他的話嚇了一跳！

原來卡迪納船長為了鍛鍊他，讓他長大後能在海上獨立作業，便帶他上船實習，司達夫為自己說錯話感到抱歉，同時表示願意幫他尋找小船。

亞賀布船長始終不說話，當卡迪納船長再度向他提出要求時，畢科特號上的船員都希望他能夠答應。

亞賀布船長還是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失望的卡迪納船長只好轉向其他船員，要求他們幫忙，沒想到立刻遭到亞賀布船長的大聲制止。

「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准碰畢科特號！」

亞賀布船長冷漠的說：「卡迪納船長，很抱歉，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我必須要去找白鯨魔畢・德克，請你趕快回去吧！」

卡迪納船長失望的回到瑞爾基號，兩艘捕鯨船各自懷著目標，背道而馳。

鐵漢心聲

意外得到白鯨魔畢的消息，亞賀布船長像換了個人似的，全身充滿幹勁。

第二天早上，晨霧還沒有散去，亞賀布船長就已經在甲板上發號施令，要大家仔細眺望，別漏掉海面上任何一個細小的白點；為了得到十六枚金幣，船員們也都不敢掉以輕心。

這一天，亞賀布船長在甲板上來來回回巡視了好多次，始終沒有看到任何白色的身影。

過了一天又一天，白鯨魔畢依然形影無蹤，亞賀布船長再也沈不住氣，他要史巴克利用籃子把他吊到桅桿上，由他親自眺望。

在看台上不到十分鐘，不知從哪裡飛來的海鷗，竟然衝下來叼走他的帽子；底下的水手們看到這種情形，都覺得很不吉利，因為那個樣子，就像海鷗在叼銜死鯨魚肉一般。

一心要和魔畢決勝負的亞賀布船長，卻一點兒都不在意，只不過幾天下來，他也沒有發現白鯨的身影。

這一天，他們遇到一艘叫做「田納依多號」的捕鯨船，它的甲板上堆著好幾艘破碎的小船，水手們看起來也相當疲倦、狼狽。

當亞賀布船長向他們打聽白鯨的消息時，他們指著毀壞的小船，說

：

「我們還來不及擲出魚叉就被摧毀了。」

田納依多號不只損失小船，從水手中選出來五位年輕健壯的人，有四位在遇到白鯨時，立刻葬身海底，另外一位身受重傷，也在今天死去，船上的人正準備為他舉行海葬。

畢科特號上的人看到這種情形，也都低下頭，默默禱告起來。

亞賀布船長宏亮的聲音打破這一片哀傷，他要水手們往田納依多號駛來的方向前進。

田納依多號的船長知道他要去追捕白鯨魔畢時，感傷的說：

「我們可能再也見不到面了，希望上帝保佑你們平安無事。」

海面上突然傳來「撲通」的聲音，又有一位英勇的水手葬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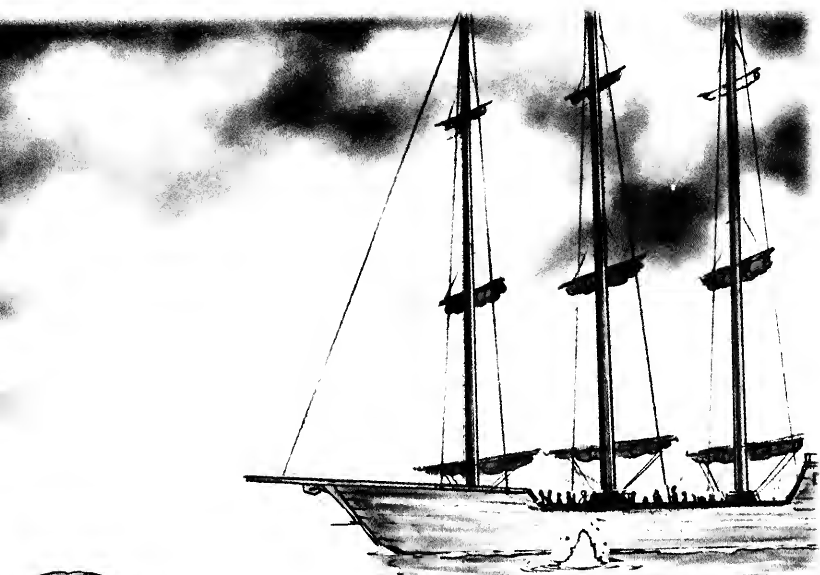
亞賀布船長的情緒相當高昂，竟然對靠在船邊的史巴克滔滔不絕的說起話來。

「今天天氣真好！四十年前，也是這樣的好天氣，我才十八歲，用魚叉刺中生命中的第一隻鯨魚，現在我已經快六十歲了，跟大海搏鬥了四十年囉！自從魔畢咬掉我的腿後，我就發誓一定要親手殺掉牠，這場決戰愈來愈近了。」

亞賀布船長的眼中，充滿勇氣與決心。

「船長，你為什麼非追殺那條白鯨不可呢？」

「為了私人恩怨，我實在不該帶著大家陪我冒險，我的內心也常常





感到過意不去。」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追捕白鯨，我們返回南達科特港吧！」

亞賀布船長使勁搖手，終於說出他心中的想法。

白鯨魔畢·德克已經奪去許多人的性命，尤其在見到田納依多號舉行海葬時，更讓亞賀布船長下定決心追殺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安慰死亡水手的在天之靈。

「所以我拒絕卡迪納船長的要求，在田納依多號海葬未完成前開航，都是為了早一點兒找到魔畢，為死去的人報仇。」

史巴克終於明白，在冷酷的外表下，亞賀布船長卻有一顆最正直、勇敢的心。

停了一會兒，亞賀布船長用相當嚴肅且堅決的口吻說：「史巴克，這次我一定要和魔畢決一死戰！」

史巴克嚇了一跳，注視著他的臉。

「我要終止悲劇的發生，當我們發現魔畢時，我要搶先用魚叉刺死牠，絕對不能再讓其他年輕的水手為牠犧牲性命；萬一我遭到不幸，請你們不要難過，我的年紀已經一大把，死不足惜。」

亞賀布船長要求史巴克在他死後繼續追殺白鯨，以免有更多的人遭到不幸。

史巴克對亞賀布船長的偉大情操感動不已。

「史巴克，魔畢就要露出牠的真面目了，因泰古有他的朱其神為他

指點迷津，而我，卻可以聽到心靈的呼喚，我知道這一刻即將到來！」

亞賀布船長說完這句話，便信心十足的走進船長室，史巴克看著他的背影，細細回想他說的話，敬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發現白鯨

夜已深了，亞賀布船長站在空無一人的甲板上，他突然用力嗅聞著空氣，裡面有著熟悉的鯨魚的味道。

他馬上走到駕駛室，把畢科特號的前進路線，轉向發出鯨魚味道的方向，同時要值班的人到桅桿上看守，其他的船員全都到甲板上集合。

畢科特號加速前進，亞賀布船長命人把他吊到桅桿上，好讓他看清楚周遭海面的情形。

才到三分之二高的地方，他宏亮的聲音已經傳出來：「牠在噴水

了！像雪一樣白的鯨魚，牠就是魔畢．德克！」

拓特也跟著大叫：「一隻大白鯨！牠噴出來的水柱實在大得驚人！」

船員們大聲歡呼起來，他們尋找許久的海上魔王終於出現，大家都想看牠的真面目，於是爭先恐後的爬上桅桿眺望白鯨身影。

在明亮的月光下，白鯨龐大的身軀清晰可見，牠正慢慢噴著水柱，似乎沒有發現數公里外，危險正在向牠逼近。

畢特科號繼續向前疾駛，映著月光的銀白色水柱愈顯得巨大。

魔畢彷彿感覺到畢科特號不懷好意，不只潛入水中，也停止噴水。

亞賀布船長趕緊命令水手把桅桿上的大帆和兩旁的帆收起來，減速

前進，同時回到甲板上指揮。

在桅桿上的司達夫傳話說牠往下風的方向游去，亞賀布船長即刻下令放下小船，揚帆追趕，他站在打前鋒的小船上，全身熱血沸騰。

白鯨不知道敵人已經追來，仍然悠哉的游著，雪白且巨大的頭在月光下閃耀著光輝，牠的背脊浮在海面上，游過的地方出現一道大水痕，激起的水花四處飛濺。

小船上的人愈靠近白鯨，愈對牠的龐大感到驚訝，伊休若也看得瞠目結舌，雙手直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魔畢猛然轉動身軀，用氣憤、凶惡的眼光看著小船上的人，彷彿牠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意。

牠甩動大尾巴，然後潛入海底，亞賀布船長立刻要大家把小船上的帆收起來，讓船隨海浪漂流，靜靜等待魔畢出現。

「一個小時之後，白鯨一定會浮上來。」亞賀布船長說。

但是牠會從什麼地方浮起來呢？這是小船上的每一個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勝利者

空中突然出現一隻海鷗，往小船停留的方向飛過來。

拓特覺得很奇怪，亞賀布船長也覺得有點兒怪異，他全神貫注凝視水中，發現有一個白色物體正在慢慢往上浮動，原本只是一個小白點，到最後竟然以強勁的力量往上浮，大家仔細一看，原來是魔畢的大嘴，兩排銳利的牙齒發出森白的光芒。

原來海鷗的眼睛相當銳利，牠在空中便已發現白鯨的蹤影，所以想飛下來停靠在牠身上斷裂的魚叉上。

小船急速划開，因為只要再靠近一點兒，他們很可能葬身鯨腹。

魔畢絲毫不畏懼捕鯨手的追殺，牠往亞賀布船長搭乘的小船一撞，把船上橫木都撞斷了，大嘴一張，緊咬著船首不放，水手們嚇得往船尾逃，亞賀布船長雖然一點都不害怕，他的手上卻沒有魚叉，根本無法對付魔畢。

另外兩艘小船上的人看得膽戰心驚，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鯨竟然會咬小船，大家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魔畢用力搖晃小船，小船終於承受不了壓力而被咬成兩段，不斷咒罵的亞賀布船長和水手們，全部掉入海裡。

魔畢露出驕傲的神色，得意洋洋的在海面上翻騰，引起一個大漩渦

，水手們拼命抓住小船碎片，而剛才用身體撞魔畢的牙齒，要牠把小船鬆開的亞賀布船長，已經沒有力氣作任何掙扎，只能隨著漩渦轉來轉去。

魔畢慢慢游開，另外兩艘小船上的司達夫和法南克，看到牠這麼厲害，已經失去進擊的勇氣。

這時候，魔畢突然又朝亞賀布船長所在的方向游過來，幸好畢科特號及時趕過來，阻隔在魔畢和亞賀布船長之間，這才救了船長一命。

魔畢雖然被撞開了，卻像示威似的向畢科特號搖搖尾巴，往下風的方向游去。

牠離開之後，另外兩艘小船趕緊划過來，把在海浪中浮沈的亞賀布



船長和水手們全都救起來。

回到甲板上的亞賀布船長，在得知沒有人死亡，第二艘和第三艘小船的魚叉也完整沒有受損時，馬上下令追趕正在下風方向噴水柱的魔畢。

畢科特號如影隨形的跟在魔畢後面，桅桿上的看守人員更是無時無刻的向亞賀布船長報告魔畢的動態，讓他能計算出魔畢潛水後再浮出水面的時刻。

黎明時，桅桿上換上新的看守員，但是一直到太陽高掛空中，都沒有再看到魔畢的白色身影。

太陽落入海平面了，魔畢依然毫無蹤跡。

亞賀布船長下令收起大帆，減慢速度；隔天一早，他又命人揚起大帆，他確定魔畢今天一定會再噴水柱。

到了中午，負責看守的司達夫終於發現魔畢，牠正在遠方噴著水柱呢！

畢科特號再度朝牠的方向衝過去，在接近魔畢的地方，亞賀布船長命令史巴克留在大船上，他率領三艘小船向魔畢逼近。

小船環繞著魔畢前進，魔畢轉了一個大圈，正對著小船，亞賀布船長立刻下令把魚叉丟擲出去，拓特、迪可和亞賀布船長手上的魚叉，全部擊中魔畢，鮮血不斷從牠雪白的軀體流出來。

魔畢的大尾巴突然拍打水面，牠轉了一個方向，原本綁在魚叉上的

繩索糾纏在一起，使得小船無法利用繩索控制牠，而且因為繩軸固定在小船上，使得小船失去控制。

魚叉刺痛了魔畢，牠憤怒的翻來覆去打著轉，三艘小船搖盪不定，情況相當危險，亞賀布船長見情形不對，急忙下令割斷繩索，全速後退。

潛入水中的魔畢再度浮上來，牠用頭把司達夫和法南克搭乘的小船抬高，再重重摔下來，小船破裂，水手們全部落海；再舉起尾巴，用力甩向亞賀布船長的小船，把小船上的人摔得遠遠的。

海面上滿是殘破的碎木，白鯨魔畢再度以勝利者的姿勢游走。

史巴克趕緊放下小船，把落水的船員全部救上來，他傷心的發現已

經有一名水手失蹤，而且遍尋不著。

亞賀布船長的義肢斷裂，他必須用一隻手抓住史巴克的肩膀，才能保持身體平衡。

儘管疲憊不堪，他還是不願去休息，下令繼續追蹤魔畢・德克。

生死決鬥

史巴克對亞賀布船長的決心感到不安，他希望能夠阻止他。

亞賀布船長語重心長的告訴他：「有人死在潮水裡，有人死在淺水灘上，有人卻死在大洪水時，我覺得自己像在洶湧的浪濤之中，史巴克，你不必要再多費唇舌，還是去督促大家工作吧！」

木匠為亞賀布船長做新的義肢，水手們把小船釘得更牢，以免和白鯨正面衝突時，又遭到破損。

當所有工作準備完成，亞賀布船長告訴大家：「一個落水的人，一

定會掙扎著浮出水面二次，第三次才會永遠沈入海底；魔畢．德克已經浮出水面二次，下次牠再出現，便是我和牠一決生死的時候！」

站在旁邊的伊休若，他兩次都是亞賀布船長所搭乘的小船的搖槳手，他已經遇到兩次危險，他相信可怕的白鯨不會那麼輕易就被船長殺死，因此他也知道再遇上牠時，一定是凶多吉少。

因泰古心中有著相同的想法，但是他只是一言不發的凝視著海面，他認為朱其神會保護自己，就像昨天被拋落海又獲救一樣，他不會死的。

第二天傍晚，畢科特號和白鯨魔畢第三次相遇，一場決鬥再次展開。

船順著風向逼近白鯨，修建好的小船都擺在甲板上，等待亞賀布船長下達命令。

亞賀布船長突然告訴史巴克：「這是最後一次了，然後我便要去長途旅行。」

「長途旅行？」史巴克感到很奇怪。

亞賀布船長吐了一口氣，繼續說：「有很多捕鯨人，離開碼頭後就不再回去，來，好好和我握一下手吧！」

史巴克知道他的意志堅決，不禁悲從中來，哽咽著說：「你是一位好船長，如果因此喪失生命，實在太不值得，請你不要去吧！」

「這是最後一面，你應該好好看著我，史巴克，以後的事全都拜託

你了！」

白鯨魔畢已經游到畢科特號前面，亞賀布船長率領自願參加殺鯨行動的水手坐上小船，全速划向白鯨。

划槳的伊休若，突然發現亞賀布船長乘坐的這艘小船，後面跟著鯊魚羣，他不知不覺緊張起來，難道這些鯊魚知道船長抱著必死的決心，趕著過來吃失敗者的肉嗎？

也許受到昨天被魚叉刺中的影響，白鯨一看到小船靠近，便趕緊游開，牠沈入水中，小船也跟著停下來。

「牠會從哪裡浮出來呢？」

有了前兩次的經驗，魚叉手們緊緊握著魚叉，專注的看著海面上的

變化。

突然，附近的海面浮起大片水波，同時發出轟隆隆的巨響。

「牠出現了！」亞賀布船長大叫。

像一座山似的，魔畢·德克把波浪分成兩半，雪白的龐大身體全部浮上來，幾乎有十公尺高。

小船上的人被這壯觀的一刻給震懾住，當他們回過神，想展開攻擊時，魔畢用尾巴拍打海面，濺起的浪花宛如暴風雨般，讓大家無法睜開眼睛。

當海面恢復平靜時，除了亞賀布船長的小船外，另外兩艘船早已破碎，船員全部落入水中。

白鯨的身軀在海面上半浮半沈，慢慢朝遠方游去，在牠背上亂七八糟的繩索中，竟然綑綁著失蹤水手的屍體，更加深大家對牠的怨恨和害怕。

畢科特號急忙駛近小船被毀損的地方，把落水的船員全部救上來。史巴克再度要求亞賀布船長：「太危險了，請你放棄追捕行動吧！」

「不行！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絕對不會放棄！把落海的船員救上去後，大船馬上跟在我後面！」

亞賀布船長說完之後，立刻指揮小船追蹤白鯨魔畢。

白鯨並沒有游太遠，但是船長的小船也跑不快，因為鯊魚群圍在四

周，而且不斷咬著船首。

水手們不知如何是好，亞賀布船長卻毫不懼怕：「不管牠們是來吃鯨魚大餐，還是亞賀布的筵席，只管往前追，我們就要追到白鯨了！」

在他的鼓勵下，小船已經接近魔畢，並且和牠平行並進。

「開始攻擊！」亞賀布船長舉起尖銳的魚叉，使出全力丟擲出去！

魔畢．德克似乎在等待這一刻的來臨，亞賀布船長的魚叉，正好刺中牠的眼窩。

魔畢．德克疼痛不堪，牠勃然大怒，轉動身軀，把整艘小船往上托，有兩個搖槳手緊抓住船緣才沒有落海，另外一位則不幸的在海面上隨波浮沈。

跟在小船後面的畢科特號也成為魔畢攻擊的對象。

一個大翻身，魔畢掀起大浪，在這同時，牠用巨大的頭撞向畢科特號，把船首的木板震掉兩塊。

魔畢不肯罷休，再次撞擊畢科特號，把船首撞出一個大洞，海水不斷從洞裡滲入，使得船不斷往前傾斜，並且開始往下沈。

「哇！船要沈了！」

甲板上一陣大騷動，船員們努力尋找補救的方法。

魔畢又游向畢科特號，牠潛在船底下，用強壯的背撞擊船底，直到把船底撞碎後，才從另外一邊浮上來，而且正好出現在亞賀布船長的小船前面。

亞賀布船長眼看畢科特號遭到魔畢的摧毀，船員生死未卜，更加深了他和魔畢決一生死的決心。

「你這海上魔王！今天一定要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憤怒的亞賀布船長，拿起兩枝魚叉瞄準魔畢後，狠狠擲過去。

被魚叉刺中的魔畢疼痛難當，牠在小船旁邊不斷翻滾扭轉，使得綁在魚叉上的繩索糾結在一起。

亞賀布船長彎下腰，想把繩索分開，因為受到白鯨掀起的波浪影響，一個繩套正好飛起來，不偏不倚的套在他的頭上，把他拉下海，似乎象徵他的命運和白鯨緊緊相連。

「船長！」

伊休若伸手想救他，卻已經來不及。

這時候，遭到嚴重破壞的畢科特號突然晃動一下，隨即沈入海底。

在畢科特號即將沈沒時，因泰古拿著魚叉，站在傾斜的桅桿上，遠遠看著伊休若，然後漸漸消失在水中。

任憑伊休若大聲呼喚，他再也沒看到因泰古的身影。

畢科特號沈沒後，引起一陣大漩渦，把散佈在四周的碎木板全部捲進去。

當漩渦平息，突然又掀起一陣大浪，大浪把小船震翻，伊休若和其他的船員被甩到海上各處。

最後的結局

一切如同幻影一般，畢科特號在海上消失得無影無蹤，遭亞賀布船長萬里追蹤，終於被擊中的白鯨魔畢．德克，也在浩瀚的大海上失去身影。

伊休若看看四周，只有他一個人在海面上浮沈。

「我不想死！我必須設法活下去！」

伊休若掙扎著往前游，他的手忽然碰到一個硬硬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因泰古的黑栗木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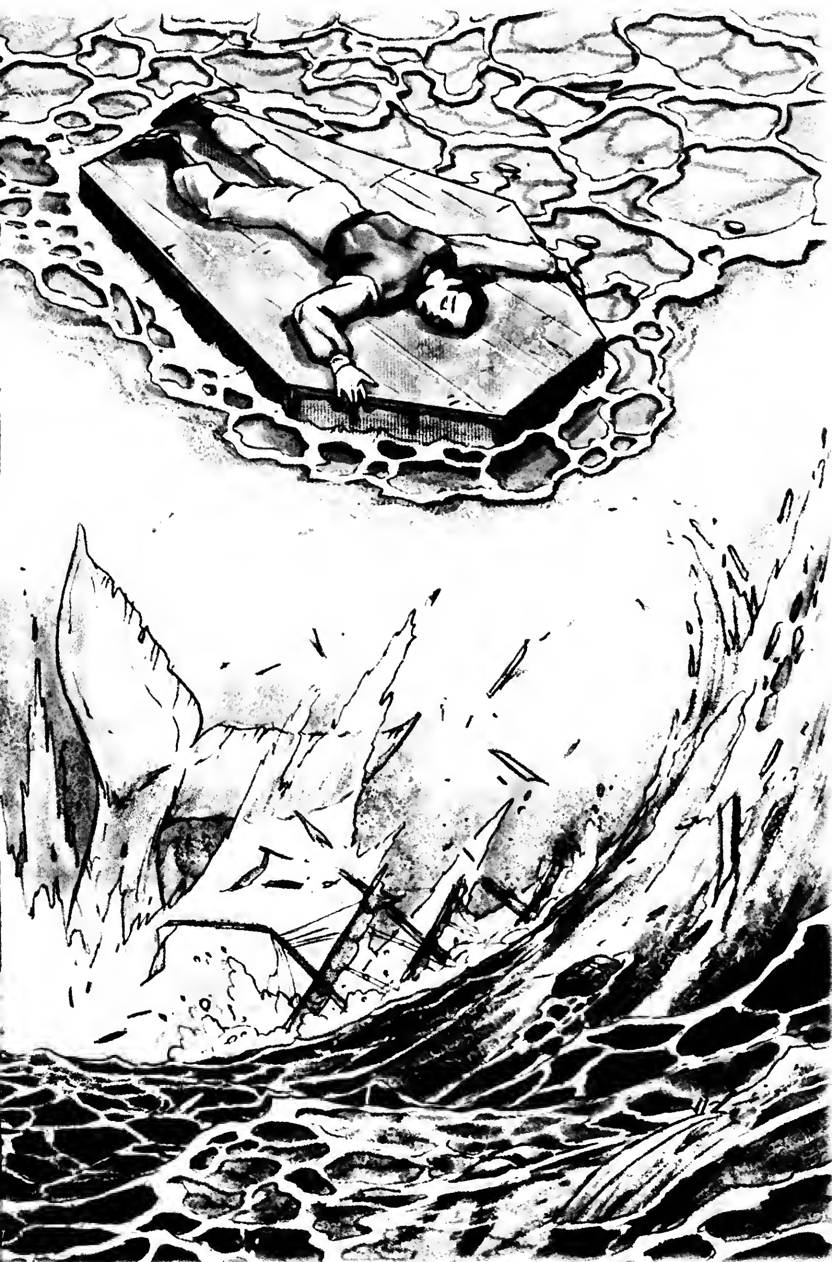
這具棺材正好可以用來當成救生圈，伊休若突然想起因泰古在病癒後告訴他的話，原來朱其神說的沒錯，這具棺材對他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伊休若再度為因泰古的死亡感到悲傷不已。

他坐在棺材裡，眼睛不停的向四處搜尋，海面上看不到人影，連一小塊船板也沒有留下，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般。

一大羣鯊魚在附近游動，伊休若想到自己是唯一的生還者，感到無限唏噓，現在他只能隨波逐流，一切聽天由命。

兩天之後，正好有一艘捕鯨船經過，把一息尚存的伊休若救到船上。



這艘船是曾經遭到亞賀布船長拒絕的瑞基爾號，卡迪納船長愛子心切，為了尋找兒子搭乘的小船，他一直在附近的海面上徘徊，不肯離去。

被救上船的伊休若斷斷續續講出「畢科特號……沈沒……」之後，便昏過去了。

瑞爾基號上的水手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附近既沒風又沒雨，畢科特號怎麼可能沈沒呢？

「難道是遭到白鯨攻擊？」

水手們的話引起卡迪納船長的注意，他趕緊命人拿水來，緩緩灌入伊休若口中。

過了一會兒，伊休若睜開眼睛，卡迪納船長便問他：「畢科特號究竟發生什麼事？你為什麼會獨自漂浮在海面上？」

伊休若認真的看著對方，似乎想記起他是誰。

「你是卡迪納船長嗎？」

「是的，快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兩天前，我們終於追到魔畢．德克，經過一番激烈的纏鬥後，所有的船都沈了。」

伊休若把亞賀布船長和魔畢．德克搏鬥的情形告訴卡迪納船長和其他的船員，大家都被伊休若的敘述嚇得臉色發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過了好一會兒，卡迪納船長才以悲傷的語氣說：「唉！亞賀布船長

終於賠上自己的性命，畢科特號還是沒有躲過白鯨的破壞啊！」

卡迪納船長決定返回南達科特港，伊休若站在瑞基爾號的甲板上，目送著曾經發生一場激烈戰鬥，如今卻平靜無波的海面逐漸遠離。

「再見，亞賀布船長；再見，因泰古，親愛的朋友；再見，所有畢科特號上的同伴們！」

船帆因為風吹而鼓脹的瑞基爾號，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如同滑行般繼續往目的地前進，揮別了曾經讓人心驚膽戰的海上殺戮戰場……。